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五

皇上御筆書畫五

御筆論漢光武廢郭后事一卷

（本幅）梅花玉版箋本。有書紙八分記。縱八寸九分，橫二尺二寸二分。行書。

論漢光武廢郭后事。余向讀公羊立長立貴之言，而斥其不避。既已論之詳矣。茲因光武廢

郭后事。更進其說而申之夫光武以陽為賢而彊不及廢彊立陽。是不泥於以長以貴而與賢可謂知輕重利社稷非卓識英斷之君必有所不能然有所惜者。何不徘徊少待必先立彊而後復廢之乎。至於賁過其母並郭后廢之則失德莫甚焉。且郭后史徒稱其寵衰懷怨無可廢之大過也。寵衰懷怨。婦人之常今以將廢其子而並廢其母。聞之母以子貴。不聞母以子賤則

光武之嬖新棄舊雖百置喙豈能辭哉胡寅論綱目於此節乃云春秋閒立長立德不閒貴若云貴即彊母不嘗為后乎夫彊可廢也郭不可因彊而廢也后正位中宮孰非其子乎寅之意蓋以為不宜廢郭及彊遂不覺自與其論矛盾且於公羊之言亦少外因並識之　癸巳仲春

御筆鈐寶三乾隆筆花春雨

御筆○秉經衷正○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命校永樂大典因成八韻示意詩一卷

本幅梅花玉版箋本有八分書硃記縱一尺橫三尺八寸行書

命校永樂大典因成八韻示意有序

翰林院署度有永樂大典一書蓋自皇史宬移貯者初不知其名也比以捜訪遺籍安徽學政朱筠以校録是書為請廷議允行奏既上敕取首函以進見其採擬蒐羅極為浩博且中多世不經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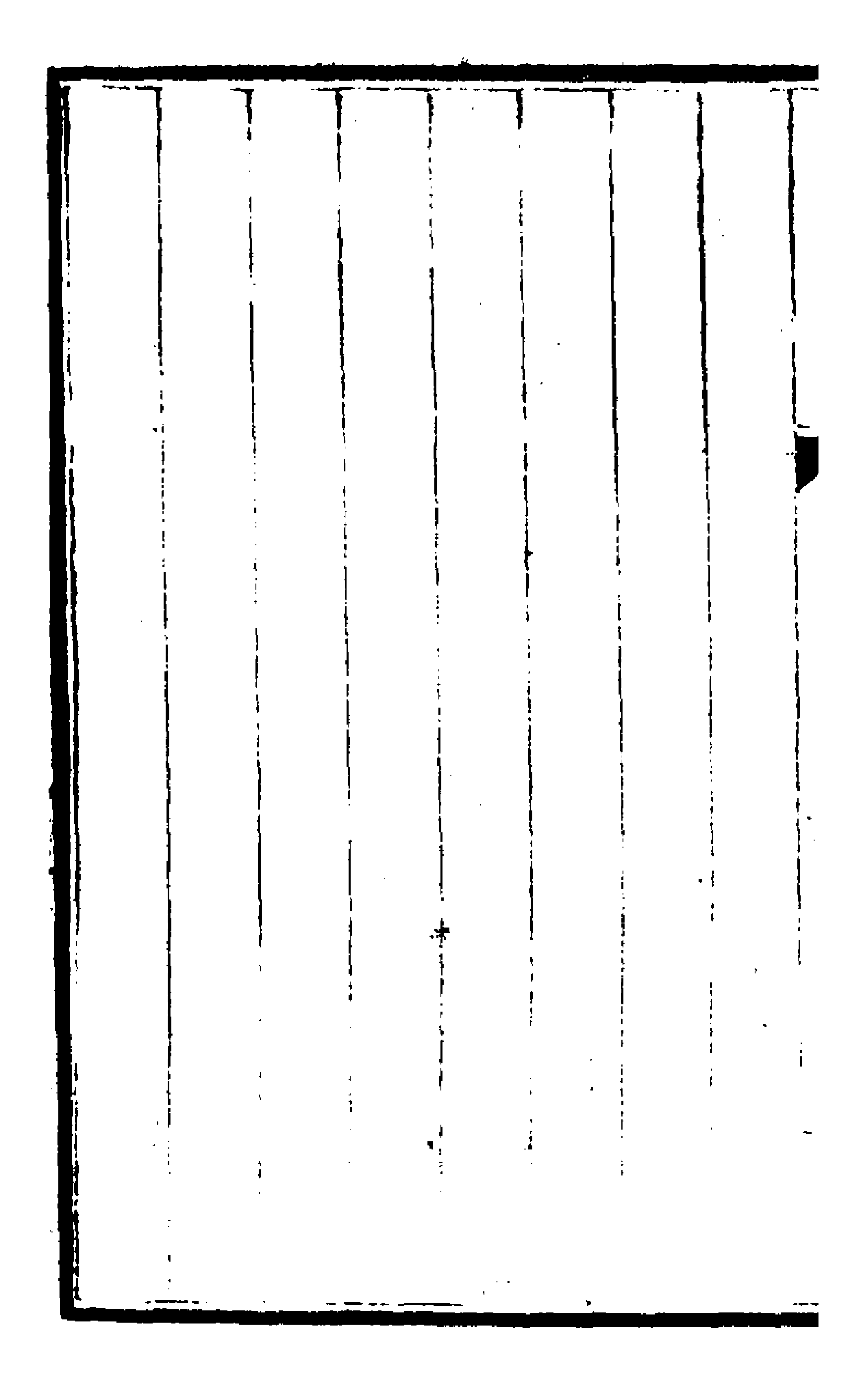
書雖原冊亡什之一固不足爲全體累也第彼別部區函意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而編韻分字踳襍不倫則由當時領書局者惟一姚廣孝因而濫引緇流逞其猥瑣之識雅俗並陳舉釋典道經悉爲闌入其奚當於古柱下史藏書之義乎因命內廷大學士等爲總裁掄選翰林官三十人分司校勘先爲發凡起例俾識所從事蕪者芟之庬者釐之散者裒之完善者存之已

流傳者弗再發言二氏者在所擯取精擇醇使經史子集為部次俟其成付之剞劂當以四庫全書名之夫四庫之目始於荀勗而盛於唐時自来志藝文者大都以是為準較原書斤斤於韻字之末者純駁何啻霄壤於以廣金匱石室之儲用嘉惠來學詎非萬世書林之津逮而表章闕佚之餘為之正其名而訂其失又詎非是編之大幸乎系以詩而序之識始事也　大典

猶看永樂傳搜羅頗見費心堅兼收釋道欠精覈久閱滄桑惜弗全未免取裁失踳駁要資稽考得尋沿貪多遂致六書混割裂都緣正韻寧彼有別謀漫深論我惟愛古命重編詞林排次俾分伍綸閣鉛黃更總研何不可徵惟杞宋寧容少誤致天淵崇文籍以備四庫摛什因而示萬年　癸巳仲春下澣御筆鈐寶二乾隆

御筆蒐秘集成鈐寶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賦得春水船如天上坐詩

本幅宣德箋本縱八寸八分橫一尺四寸八分行書

杜老佳詞人盡知知佳趣者𨚫誠誰偶因問俗觀民便更值恬風靜浪宜緑水當春盛猶弱黃艫遵淺妥非進晚閒平挹烟霞入夕泊俯臨星斗拔歘乃聲如步虛唱蜿蜒乘是御天時乍看村遠忽汀近不覺舟行訝岸移假借曾聞張四

埴先資已見沈佺期濟川詠復商書擬樂育菁

莪此行之　賦得春水船如天上坐得遲字八

韻　癸巳暮春御筆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

詠宣佳趣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本幅梅花玉版牋本。有八分書硃記縱九寸。橫二尺五寸二分。行書。

題乾坤鑿度。乾坤兩鑿度。撰不知誰氏。矯稱黃帝言。倉頡為脩飾。以余觀。作者蓋後於莊子南華第七篇。率已揭其旨。儵忽鑿七竅。竅通渾沌死。乾坤即儵忽。渾沌實太始。乾坤既鑿開太始斯淪矣。言易祖繫辭。頗覺近乎理。靈圖測陰

隱乃或述識緯有純亦有疵稽古堪資耳黃震著日抄所論正非鄙欽若斯足徵撫卷勵顧諟

癸巳春閏月望後二日御筆鈐寶四乾隆印

事多所欣清心抒妙理

引首

御筆 理證南華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快雪堂帖十冊

本幅明永樂素箋本十冊每冊十二對幅每

幅縱七寸横六寸

臨快雪堂帖全部第二本敘次并

御識同初本末幅

御䟦　向以快雪堂帖鉤勒精良而序次不免淩

雜曾為排校釐定以舊粉箋徧臨一過間有考

訂則附識帖尾兹得永樂時紙堅潔可愛因復

臨此十冊如經舊遊邱壑皆可意會更愜得心

應手之樂前次臨摹閱三十餘日竟事今則未

匝月而成亦熟之一徵耳　癸巳清和月中澣

御筆鈐寶二乾隆

前副葉

御題　藏帖因名快雪堂伯衡鉤勒特精良兩經

臨寫知珍重一晌對觀祇慙惶十卷如何漏淳

化三希更以憶襄陽在前真者誠難似筆諫惟

思寓義長　再臨快雪堂帖裝冊成因題以什

甲午仲春。御筆鈐寶二得象外意乾隆宸翰每

冊分鈐寶。乾隆宸翰得象外意真可人意在筆

先。心清閒妙香落紙雲烟涉筆偶值幾閒陶冶

性靈天地一家春摛藻為春深心託毫素天地

為師鏡清砥平智水仁山理趣原[illegible]如古含今烟

雲舒卷讀書依竹靜妙理得俯仰清心杼妙理

有典有則萬國農桑寤寐中墨雲寓意于物用

筆在心含毫邈然寫心已有同春學鏡千古乾

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題梅花玉版箋六韻詩一卷

本幅梅花玉版箋本有八分書咏記縱六寸橫一尺二寸行書

硾漿法失傳何處覓油拳幸富新宣紙因成玉版箋氷紋常自綴花朶鎮如鮮林叟仍資好蘇翁且戲禪冷金真少見側理或相沿五合偶斯藉求精奚有焉　題梅花玉版箋六韻甲午新春月上澣御筆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念毫香瑩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天恩八旬養性殿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題兩漢博聞詩一軸

本幅蠟牋本縱三尺三寸三分橫四尺一寸五分行書

遷創班承范繼哉纂言功足補秦灰博聞特舉兩書要頗繆還無百卷該撰者或訛楊及魯注之却讓馬和裴因披遺籍知來兩正值望霖兩庶來 題兩漢博聞甲午仲夏上澣御筆鈐寶二所寶惟賢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千里馬說 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八分橫二尺八寸行書

千里馬說　或問千里馬果有之乎曰無也無則漢史何以屢見乎曰以其屢見益知其無也何以知其無曰以今之馬例而知之曰今之馬皆凡馬安可以例千里馬曰物必有類焉非其類而擬之則荒唐謬悠不可窮極故無庸愚不足以知聖賢無碔砆不足以知球琳無蜀雞不

足以知魯雞無駑駘不足以知騏驥故耳食者道聽而塗說神解者明理而不惑坐吾語汝夫千里馬者亦四蹄而雙耳食草而飲水耳非必八其蹏兩其翼有異於凡馬也今之飛馳驛遞者晝夜限以六百里即加緊焉亦不過七百里而止然其一驛間不過五六十里即於是易人易馬而更馳遞千里馬則健行不罷足以當十數匹馬之力於一晝夜間亦不過馳六七百里

而止耳安能馳千里乎且馬即能此而乘馬者必不能此使如今驛之易今而乘焉則文帝光武必不能使人易而乘之則其卻之也乃理勢所必然亦何賢之足稱乎鸞旗屬車之言本於文帝詔而光武則以駕鼓車金樓子乃以文帝之言屬之光武固失精核然即賈捐之范曄所稱亦豈免善善而覺言哉或曰然則昌黎雜說所云伯樂千里馬者亦無稽乎曰昌黎感時不

遯為寓言耳寓言無所不可紀事當從其實余故曰耳食者道聽而塗說神解者明理而不惑

甲午孟冬月中澣御筆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解嗤耳食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清心狩妙理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文淵文源文津三閣記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八分橫二尺八寸行書

文淵閣記

文源閣記

文津閣記俱見

御筆四閣記冊乾清宮所藏

閣並有記既各書裝卷弆之並鐫諸玉茲復合

三記薈書成卷以備懋勤之藏甲午仲冬月御

筆鈐寶三含味經籍乾隆

引首

御筆　文滙薫三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效仇遠十二辰體詠金川事用十二辰本字題四庫全書詩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八寸横三尺三寸四分楷書

效仇遠十二辰體詠金川事解悶有序　近於永樂大典散篇中裒輯得仇遠金淵集有所謂十二辰體者頗創見可喜惜一詩凡三易韻且鼠牛等字參差用於句中不若鮑明遠數詩之精審予昔嘗效昭體論君道茲效仇遠此體詠金川事所用十二支字並列句首從鮑法也日来

大功將成盼捷益切寢食為之不安祜翰成此
聊以自遣而濯鼠屠豬兼藉以取譬於施力之
易易庶幾吉語是徵耳　鼠寇猖金川於唐吐
蕃種牛相却悉怛自昔惡蠢動虎年即背盟構
釁鄰封冗兔穴營三窟蟻鬪相衛挏龍驤未足
勞方伯命戒董蛇蝎為其心遷延竟惛憯馬年
增築碉吞併心益涌羊子效父觸羸角曾弗恐
猴譎不可赦王師發精勇雞肋非所圖羣酋籌

安犖狗苟與蠅營壓卯山臨隼豬犇羌兒俘成功不旋踵

用十二辰本字題四庫全書有序

昨既致仇遠十二辰體詠金川事各以肖生字用於句首且通體一韻兆好為其難蓋參用明遠數詩例也詩中如虎年馬年適符金川時事而牛相則又以數典借用及之所謂因難見巧亦幸巧不傷雅耳曾命內廷諸臣和韻率皆閣筆且云不可

無一不能有二其然豈其然乎茲以十二辰本
字題四庫全書非畏難亦非避熟取材固各有
宜焉者惟十二支字本不同韻今於韻脚用之
非可遷就因倣遠體三易韻搜古韻叶之自然
恰合仍以洛內廷及四庫全書諸臣共效其體
寧當如前詩之訣為寡二少雙可耶 四庫搜
經史集子絕勝書畫收張丑木天羣彥聚清寅
寧一青藜照金卯（叶醌依詩經）名山蒐校及茲辰給

扎授餐歲始已叶地依无積詩詎以軍事廢旁午速成
欲信斯之未玩愒有戒居申申繼晷焚膏窮二
酉叶書依參同契乙覽秉燭金屈戌三豕子夏辯已亥
叶市依易林乙未孟夏月御筆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　順辰經緯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用筆在心寓意于物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伯夷列傳一卷

本幅金粟牋本有紙記許成熙并口妻陳五娘男友義妻夏六娘男友成妻吳六娘捨藏經紙六千幅孫宗頎妻鶯三娘孫宗閏宗簡宗元宗禮宗迴雙口滿月書孫口口等記縱七寸橫一尺六寸二分行書

讀伯夷列傳　夷齊不食周粟蓋謂義不仕周受祿貧餓以終其身而死耳自司馬遷有采薇食之遂餓死首陽山之言而譙周古史考遂舉野婦之語以實之後世率謂夷齊果不食而餓

餒以死夫夷齊大節固在不仕周而不在死與不死也而遷乃更舉顔淵盜跖之事謂天之報施善惡有或爽者夷齊之死有或怨者此則大謬而不可以不辯也蓋窮通壽夭人事之適然而善惡邪正天道之至公千載之下以夷齊顔淵爲何如人以盜跖爲何如人則夷齊之死固不怨使其怨當早食周粟而求生矣殺身成仁者豈皆怨乎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遷實未知

此耳彼其犯國法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憤懣不
堪怨天尤人謬論天道之是非是以遷之心爲
夷齊之心而夷齊必不若是也余故以爲大謬
而不可以不辯也　乙未季夏月之中澣書於
避暑山莊御筆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　吉祈求仁　鈐寶一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西番蓮賦 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五寸九分橫一尺九寸三分

行書

西番蓮賦 考花譜則類屬之荷非水植而名乃曰蓮弗經見於中國詎與號謂西番昔詞臣曾寫質亦點筆以稱妍又不同乎斯卉訝孰果其真詮斯卉也扶架用長施蔓以延向日專榮傍晚收娟一莖一朶有葉擎焉其朶則綠跗五

出白華五瓜細蕋紛敷中碧外藍近心紫簇心
湧青拳橫吐五鬚結如意圓頂作三珠絳色呈
鮮葉亦五瓣紺絲引牽奇形異種絕等超凡雖
圖書之集成未麗譜而芳傳余因思之初祖有
一花五葉之偈或即指此而標禪不然何五數
之盡同而三珠在其頂也豈非具三乘之義元
爰設色以傳形笑結習之未捐 乙未新秋御
筆鈐寶三乾隆几席有餘香

引首

御筆。增譜敷辭。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

古希天子。天恩八旬。養性殿寶。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畫墨蓮一軸

本幅宣紙本。縱二尺。横一尺。水墨畫蓮花。款

乙未仲秋。於避暑山莊之觀蓮所寫真。鈐寶五。

乾隆。天地為師。游六藝圃。即事多所欣。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五福頌一卷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八寸。橫二尺八寸。行書。

五福頌。有序。

寧壽宮後曰景福宮。我

皇祖奉

孝惠皇太后所居也。余既豫葺寧壽宮為歸政後燕憩之所。而景福宮則仿建福宮中靜怡軒之制鼎新之。軒有屏。嘗撰五事箴揭之。以代銘座。斯宮義取頤養。實惟五福為宜。夫五福世所豔稱。

顧昔人無闡之者爰頌而列諸黼扆第考洪範五福傳疏或分詮或遞釋無所專主余以為壽富康寧及考終命皆受之於天而好德則修之於人玩五皇極之辭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與此互相發明中庸言位祿名壽必推本於大德足為五福主德之證而正蒙所云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尤深切而著明余故於攸好德之頌詳暢厥旨然帝王之福乃天下之公而非

一身一家之私其徼自與常人異誠如所期信

為備福余益惟敬修德以迓

天庥而弗敢期其必　箕疇凡九極建惟五斂時五

福其目未譜於九詳焉壽為初祜華的所祝參

邱所語唐堯則辭齊景則喜聖弗聖分於斯可

覲景福之宮肇我

皇祖竹苞松茂以養

聖母歲久重葺倦勤擬居作此屏扆五當其數衍繹

範言頌是曼壽詩引昌黎敢怠永久右壽　國君

大夫問富答殊有天下者奚問答諸既艱問答

其富若無然亦有焉乃在民乎

宣尼正對萬世帝模省力薄賦猶可勉圖時若雨

暘屢豐難期是用危懼敢翊尊居又若求材常

苦不足艱致者多詎曰金珠莧菜豫營勤此屏

攤設誠符望肩卸心娛右富　皇清開國承運奉

天宅中建極敷錫八埏茲百餘載將萬斯綿

三聖繼承謨烈丕宣覲予小子佛時仔肩治圖康寧

夕惕朝乾愛民祈歲察吏求賢雖有梗化弗致

蔓延九州安内萬里拓邊韋来賔越敢為僾言

八旬有五擬兹引年敬之一字用作心傳　右康寧

福何由生端在乎德德復在好人我胥棘顧

名思義行道有得然殊吉凶原道言憶吉則徵

善凶必名悪慝好其善樂乃無射五福之四賅

彼四則皇極敷錫無好必斥作汝用咎禄賢是

篤五九相應訓君尤亟勵以多年子云敬式垂
老弗諼斬告方来右攸好德踐阼之初炷香告
天設蒙
洪庥歷六十年便當歸政以授後人豈圖逸豫有願
於中於穆
皇祖幼齡居尊六十一載化被海壖小子廿五繼體
乘乾敉同
祖歷耆耋況孫新茲景福爰待即間存吾順事橫渠

銘焉九疇所云五福兾全然未敢必敬俟

天恩右考終命丙申新正月上澣御筆鈐寶四乾隆筆

端造化保泰

引首

御筆衍疇徵德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雲霞思垂露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漢書詩 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六寸。橫一尺。行書。

讀漢書。

父欲安劉劉未安。子謀安呂呂為殘。其基。高帝失長算。平勃奚稱智力殫。

張良進四皓。非安劉。實害劉。此杜牧之卓識。向曾屢見題詠。茲不復綴。夫辟疆非良之子乎。乃以安呂之計教陳平。平巧詐患失之小人也。圖脫禍而聽其言。呂氏權由此起。設非后死而軍左袒。則

天下已為呂矣。平勃又焉能安劉哉。然其失總因高帝既知惠帝不類已。當廢之而立文帝。乃牽私愛而欲立如意。夫如意孺子也。焉知其類已乎。此由寵戚姬耳。卒致戚姬為人彘。惠帝飲酒自廢。而高帝諸子被殺者復三人。吾以為呂雉之禍。實高帝自名之。而陳平之請封諸呂。實佐之。謂之為巧詐患失之小人。不亦宜乎。丙申仲春之月中澣。御筆。鈐寶二。乾隆。學鏡千古。

引首

御筆。安劉闢謬。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天恩八旬。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 四冊

本幅永樂牋本。四冊。第一冊二十三幅。第二冊十八幅。第三冊二十幅。第四冊二十二幅。縱八寸三分。橫九寸四分。行書。

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效其體。有序。

白居易新樂府五十章。少即成誦。喜其不尚辭藻。而能紀事實。具美刺。一代政要。畧見梗槩。有三百篇之遺意。所為為君臣民物而作。不為文而

作非虛言也。久欲效其體而為之，以萬幾少暇，日遷月延。且體大物博，未可率略命筆也。然終弗忘於懷者。誠以如此為詩，方可謂之詩。有關於世道人心者，匪淺鮮耳。且以古喻今，以今方古。我國家受

命開基。

祖功

宗德，俾子孫知服業之艱，謹神器之守。則又有不可

以不文畏難而罷者。名各從其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長短有所弗拘。要以達意傳實為止。浴政之餘。積以月餘而成。讀者亦不必以重僭議之矣。　武德中作破陳樂。貞觀初重制舞圖。詔魏徵等歌詞撰。名曰七德以示開國之鴻謨。七德破陳是一是二終莫辨。然魏徵既為之詞何又稱徵諦觀九功之舞。至於七德破陳俛首弗視乎。楊隋失馭其政亂。英雄並逐之。亦指草澤

崛起徒太宗以隋宮人叔父留守之職叛縱經親戰而成功業其興究異漢高明祖夫豈如我朝慶隆舞肇興長白之神區雖亦曾受明封號不過羈縻外臣較彼食毛踐土之民殊以是論之即漢高明祖亦莫及七德之舞奚足比擬本朝

王業之規模慶隆舞

祖宗開刱艱難謹記諸

太祖薩爾滸之戰。立破明兵二十萬。
太宗松山杏山之戰。殲明兵五萬而有餘。是皆懿親
藎臣同心勠力邀
天佑。至今追憶猶欲淚墮矣。及我
世祖入京都。實得之流寇。爲明雪仇而有大德於彼
應感吾。慶隆舞。皇清億萬斯年。子子孫孫。應憶
列祖剏業艱難初。七德舞。美撫亂陳王業也。法曲法曲中和
樂。五音宮商徵羽角。

郊廟朝堂之所作。法曲法曲非霓裳。鄭衛之音豈洋洋。宋明已失無論唐。法曲法曲奏中肅。大厦之傾支一木。幸而未致失其庶。法曲法曲天寶末。以夷亂華胡犯闕。明皇幸蜀遭播越。東夷西夷子與言。舜文王豈非聖賢。諸馮岐周之樂惜已佚。借問何以亂華焉。夷狄有君諸夏無。夫子亦曾三致吁。而況四夷之樂舞於庭。為有虞氏治之徵。予謂明皇不寵林甫國忠及妃子。雖日奏

夷樂彼哉祿山無反理。法汕。美列聖正華聲也。三恪三

王古有云。受禪征伐說徒紛。魏晉以降更以假

不脩實德脩空文。元之瀛國明崇禮雖加封爵

未聞延及奕世享隆恩。

天命

天聰肇東土。

順治奄有中外建極尊。然實取之流冠並非取之勝

國者。豈於明之後裔有所懋德而當待以賓。

康熙有成命。

雍正奉以遵。遂求朱氏之裔。賜以通侯。俾世守其祀

而弗湮。則我

祖宗興滅繼絶之意。超往代。詎如李唐周旋周武隋

文之子孫。二王後。明祖宗之意也。海漫漫。天蕩蕩。皆知

海之廓也。涵大地。試思天之包海其勢猶寛廣。

海漫漫。波泱泱。中有三山蓬萊瀛洲及方丈。舟

或近之率有風引去。徐市從何而得其名因以

傳影響。童男丱女去弗迴。傳聞今為外域國即交阯與南掌。海漫漫。無際也。求仙人多遇仙寨。漢武秦皇其甚者。然而仙實誰所傳。椎輪落葉豈非因彼道家李老聃。居易闢仙而舉五千言。則何異夫抱薪救火揚湯止沸焉。海漫漫戒求仙也。

立部伎奏鼓笛喧。舞劔跳丸掉長竿。今為掌儀司所屬。慶隆舞後用以呈賓筵。立部伎。昔在唐。三等皆司之太常。笙歌清樂坐上堂。立部鼓

吹立堂下。又其次者始就樂懸命彼郊廟調宮商。嗚呼雅音陵替一至此。樂天刺之誠有理。立部伎事今實無。太常樂舞別聚生徒居於神樂觀。惟演雅樂以為郊廟祭祀之所需。以其居觀也。不知起自何時遂有道士之稱呼。名不正則言不順。六宗正義豈宜厠以羽流乎。命還樂舞生之舊。庶幾精習其事以叶中和德充符立部伎。

皇清之制較唐誠迥殊。立部伎。刺雅樂之替也。

華原磬。代泗濱。居易作詩因刺樂工非其人。泗濱磬下調樂不能和。必得華原考之乃可叶笙歌。令人而調古律呂。知有今聲乃不知有古。古聲今聲豈其殊。無過宮商角徵羽。試問居易古聲作何聲。知當舌强不能語。雖然予亦更有言。泗濱華原皆石焉。金聲玉振以石代。華原泗濱所争不過毫釐間。豈如今日斲玉來和闐。明堂清廟八音宣。

循名副實備樂懸設以此磬奏之元和年居易
寧復惜泗濱而輕華原（華原磬刺樂工非其人也）上陽
白髮人初選入時纔十六稔冉四十四年春仍
閉上陽常看守宮監使衣著綠將謂簾前賜錦
袍不然逐隊學歌曲花鳥使者記名去忍氣吞
聲別親族郎期楊妃生妬忌發配上陽恒抱孤
衾宿念奴豈弗伴諸郎羞他街中照燃燭上陽
白髮人以資格久雖賜尚書仍苦辛不如老做

村中婦。猶得齏鹽同守貧。上陽白髮人。國朝家
法異唐季。八旗世僕家生子。輪年選秀曾弗逮
乎萬民之鄉里。其中等級更分明。旗籍內府殊
彼此。旗籍惟以備位號。內府始用供驅使。供驅
使。亦有年限。至廿五歲。率令出宮矣。上陽白髮
人。時世裝成反不妍。心慵手慢弗能工管弦。我
朝女樂初亦歷代沿。康熙年間其數不盈千。想
彼貞觀嘗憫幽閉出有三千衆。其尚存者何止

一半焉以今喻古多少之數天淵懸殊正其數更減十之七乾隆無一女樂逮今四十年假令居易生斯世知其難成上陽白髮人之篇上陽白髮人愍怨曠也開元之末天寶年康居獻舞女其名曰胡旋迢遥重譯至中國樂聲雖不可識咿啞宛轉亦自合管弦聲合管弦身慣為旋舞風吹雙袂軒然舉千迴百匝似轉輪但覩態度誰解其言語胡旋女識旋胡居易作歌之意在此夫

漁陽鞞鼓長安亂明皇倉皇獨擕宮眷幸蜀都
胡旋遂旋胡蓋有所致然廟堂去姚宋省閣無
張韓內失太阿寵楊李外脫金甌任祿山皆因
明皇一心之轉旋又何繫乎西域舞女之来焉
適百里者半九十里足見末路保全為尤難白
傅是章可為千秋萬載君鑑傳（胡旋女戒近習也）新
豐折臂翁年八十八鬢髮霜非因力戰得受傷
乃是自折其臂得脫為兵至老身猶康是翁蓋

學塞上之子髀蹳相保聚。又似支離恃其無用乃反攘臂武士行。雖然支離塞子皆其天然耳。自折其臂實出詭詐避役而非臣子之綱常。新豐翁。不識彎弓與射箭。如何三丁點一丁。瀘水瘴鄉遣征戰。是何異毆羊豕以飼豺狼。誠可笑亦誠可嘆。工部石壕吏。少傳新豐翁。事雖異意則同。古人雖曰兵寓農。平時訓習當有素。豈有未經一習而令供戰攻。國朝之制超千古。八旗

子弟不待言。綠旗亦素予以糧餉俾之操練居營伍。有事屯戍征戰乃用之。從弗驅彼平民使有新婚垂老相别之苦楚。戒邊功。邊功豈易言。新疆二萬里。成功以五年。金川掃穴亦復然。未蕆功者祇緬甸。亦緣士卒不得用力於蠻烟瘴雨間。因其求降遂令班師旋。是三役也實多捐軀效命者。雖即賞延於世祇今追憶猶酸然。不待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亦不待國忠幸立邊

功致禍延。國之大事藉彼相臣贊襄則可耳。惟當定之在君斷以乾。用固出於不得已。然而窮兵黷武之名詎免旃。知我罪我何辭焉。居易新豐折臂翁之篇。欲和遲之再三下筆難。（新豐折臂翁。戒邊功也。）

太行路。行最難。巫峽水。每覆船。太行巫峽雖稱險。人知其險畏而避之猶可得善全。惟有人心易變遷。藏之肺腑不啻城府堅。親莫親於夫婦間。好惡轉旋常有旃。好生毛羽顏色鮮。

惡生瘡痏埴棄捐。古時多以君臣喻夫婦。是以白傅斐然有此篇。行路難。居易在臣言臣固如是。試思爲人君者亦有難處吾當言。豈不示心與伋賸。都稱露膽更披肝。然而十人同德之後曾有幾人焉。語云入朝必忌士無不肖與其賢入宮必妬女無醜及妍。夫以必忌必妬者而共相周旋。欲其開誠布公以事其主何異適越而北轅。世間夫棄婦者固不少。婦棄夫者亦復比

比然。行路難。議論未可偏一邊。各思其難相保守。久而敬之夫子故稱晏平仲之善為可傳。太行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以上第一冊。司天臺。名扱後世製自古。乃命羲和堯所欽。璿璣玉衡舜所睹。以定歲紀授人時。釐工熙績是之取。司天臺不聞唐虞之世言祥災。予謂雨暘時若斯祥耳。旱暵水潦誠災哉。敬天勤民當慎茲。慶雲壽星非所知。不能宵旰敬勤盡君道。遠現天文時

變斯已遲。司天臺。高聳京城東南隅。各種儀器上置諸。測量度數察黍秒。三辰七政赤道黄道各有經緯圖。

皇祖精製足為萬世模。四時正。八政數。欲問白家少傳今日司天之臺何如乎。司天臺。引古以徵今也。

毫末弗扎尋斧柯。涓涓弗絕成江河。由來去害在始萌。尾大不掉將如何。一蝗能生九十九。物類繁衍惟此為最多。其甫出也去之猶覺易。及其長

翅飛如驟雨捕之難盡必致傷黍禾所以每歲春夏之間設遇缺雨先慎此五申三令不厭為譙訶幸而年來未致害豈非綢繆以豫有司畏法因此勤搜羅興元年間蝗為灾奪民之食誠哀哉捕蝗獨有河南吏以錢買蝗出無計想其受價仍利民何乃謂之重勞費較之坐視終為差異哉白傳乃為刺若然將終不捕乎是非殊覺斯倒置况乎秉畀炎火小雅云姚崇遣使曾

殷勤。若云善政能驅蝗。吾惟半信半謂其荒唐。及至吞蝗感以誠。吾惟盡力除害於其始。一之為甚而不能再為矯情之沽名。捕蝗判長吏也。昆明春。非始唐宗及漢帝。嘗聞堯時治水此停船。因有神池靈沼之名字。茂陵因而深廣之。乃為樓船習戰事。却因地高鮮来源。旱則枯竭成桑田。八水引注貞元間。始得滉漾仍舊觀。不惟活潑樂魚鳶。復有菰蒲之利焉。菰蒲無租魚無稅。

是以居易思王澤之廣被。而有昆明春之篇。吾謂其然豈其然。德宗之時特言利。苛取兩稅間架錢。居易欲其吳興罷榷茗。鄱陽休封銀。是謂之姑徐徐耳。以德宗之鄙吝抑豈能行旃。昆明春。今之昆明昔之太液曾無異。太液在秦既可移名燕。昆明亦得用此例。勝朝是處號西湖。歲久淤塞命疏治。初時衆慮致水艱。既而衆復愁水潰。隄堰閘洞以次脩。今無水患收水利。稻田

關將百餘頃菰蒲鳶魚更餘事則有司存實禁
地設如芻蕘雉兔與民同將見菰蒲鳶魚淨盡
且增爭奪之相害盡信書不如無書我於為政
每每存此意昆明春思王澤之廣被也城鹽州美聖謨
而誚邊將德宗築城五原上不謀邊臣不謀相
自從城築鹽州安闐布贊普增悵望十餘載弗
敢犯塞萬姓夜眠晝無恙又如張仁愿受降築
三城北邊千里得安寧其後邊將非不計及此

顧欲養寇翻得握强兵各為身謀將可鄙獨斷築城君足美白家樂府意在此然亦不過慎守幸保無事而已矣城迪化烏魯木齊增廨舍城惠遠伊犁今為外户閭野可收畜田可耕工商富聚謀經營來往夜行無盜驚哈薩布魯常至城以馬易帛攜歸竄是城較之鹽州受降拓萬里香山白傅以為何如耳城鹽州美聖譏而誚邊將也道州昔有侏儒貢矮奴市取京都送漢武侏儒一

已足。歲歲取斯亦何用。道州任土誠堪嗟。勒民為奴民已畢。而況祖哭其孫父哭子。村里常嘆生別離。道州民。幸得陽城坐讜罪人出而為刺史。催科政拙勞撫字。肯使矮民為矮奴。世為賤役無終止。朝廷感悟璽書下。矮奴之貢因永罷猶是爭臣論所激。昌黎豈徒工文者。道州民生男每以陽字之。是何異新息之民多姓賈。道州民。

美臣遇主也。

馴犀馴犀來暹羅。脊如披甲角如戈。

虎豹兕象世世常有。世人曾得見犀否。康熙末年

憶尚遠。海蠻獻犀金庭至。自稱溟渤不揚波。知

有聖人中國治。越裳獻雉原可方。

皇祖視之不經意。權教暢春飼板房。初未詫為奇瑞

事。

皇考踐阼

先志承。遂令返之厚賜仍。既不似建中放象歸南方

亦不似貞元留犀致凍亡。以

聖繼

聖王道昌。勤政務本。卻禎祥。慎終如始。揆一夔。白傳

馴犀詞徒芳。如蒼蠅聲庸何傷。（馴犀。感爲政之難終也。）

五弦彈。舜所作。以歌南風樂民樂。解慍阜財意

斯託。五弦彈。忽奪鄭。趙璧之技人愛聽。率率於

情失其性。吾雖不解琴。實會琴之理。古人操縵

豈習巧。一字一弦而已矣。五弦彈。疏以越。大弦

春溫能使氣和平。小弦秋肅能使私消。歌其音

洩洩復融融。要使人皆可學而能以致和與中。設如趙璧之所為。是乃梨園一樂工。五弦彈聲奪雅。後世之琴非古琴。人盡如斯趙璧特稱其甚者。試看白傅所云凄凄切切氷鐵寒。何異琵琶行之大珠小珠落玉盤。謂翁不解其妙惡其奪。何乃形容曲盡而言人所不能言。善哉東坡得其旨。歸家直欲淨洗箏笛耳。（五弦彈。惡鄭之奪雅也。）

蠻子朝。彼自至。初非蜀將之所致。彼亦蓋貪中

國利涉遠來朝必有賜蜀將乃據為已事更謂
開元鮮于仲通征蠻徒喪師豈如貞元蠻慕明
德而自通誠覲王陛德宗嘉其誘諭功遂令蠻
朝大明宮異牟尋男尋閣勸並教名對延英殿
名對賜衣更賜食大臣歆羨不可得蜀將揚揚
頗得意拖紫佩金相備位白傅樂府因為刺雲
南天末六詔蠻來朝弗朝於國誠何關邊將得
意相備位爾時政治從可觀辛卯土爾扈特來

跋涉萬里誠憊哉伊犁收撫掄將才示恩安輯
非招徠木蘭秋獮命俪陪山莊挈迴鎬宴開至
今畜牧孳童孩將亦為相調鹽梅備位非相驕
非將白傅再生應難騰口誇蠻子朝判將驕而相備位也
驃國樂遠在天末隅之大海邊舒難陁來獻表
誠虔至於貞元十七年德宗受之聽其樂玉螺
銅鼓合奏文身踊舞搖花鬘一時驚喜文武班
拜表稱賀願付史館宣吁哉爾時為何時亂臣

賊子接踵伺神器乘輿出奔上下多流離奸如
盧杞弗忍去忠如陸贄危則珍惜安則亟去之
驃國樂想亦偶至中國竄固非懷德與畏威居
易頎欲主化先邇而後遠是謂不揣其本而惟
其末之徒齊驃國樂欲王化之先邇後遠也縛戎人不是
戎人實漢人鄉貫涼原沒落蕃皮裘毛帶束繫
身收羊飼牛多苦辛冒死奔逃欲歸漢忽逢漢
軍出拜見卻被將軍縛作蕃同彼真蕃作俘獻

有詔赦死徙南方、離却番鄉投蠻鄉、蠻鄉言語本不解、有苦誰訴淚萬行、凉原故地不得歸、番中妻子歎别離、較諸真番更增苦、窮民之情誰達之、居易作歌良有以、邊將冒功率如此、縛戎人聽我今歌縛戎真、促浸官寨噶喇依、大兵四面重重圍、據高壓下逐步進、奪碉破柴力不遺、神罷火攻賊益懼、土囊堆積聊避危、復斷水路艱取汲、立待朝夕成掃犂、乃羣面縛番城出、羣

羊肉袒難恕其。亦有漢人則實逆兵降賊者。行營示衆正法明凌遲。是皆同閱共覩之實事。豈如唐代冒功屈陷以詐為。巡歸郊臺奏凱宴。獻

廟獻俘藏禮儀。緟戎人。由今視昔非同彼。縱有香山之才奚為辭。緟戎人。達庶民之情也。

以上第二冊。

驪山

山勢高隆崇。其上建有華清宮。秦漢隋唐縱故有。特侈構築惟元宗。架峰梯嶺冠樓閣。往往複道相連通。溫泉賜浴寵妃子。政務付之楊國

忠。廟謨顛倒祿山反。倉皇蜀道奔秋風。驪宮高。
元和天子勤政勞。考圖數貢事其事。羣臣率職
勗相交。平夏平蜀平澤潞。藩鎮恐懼誰敢驕。驪
宮咫尺不一幸。所思者大所理者繁寧祇重惜
人之財力而不為遊遨。驪宮高。憲宗不遊天下
治。元宗屢遊天下亂。治亂之幾惟在敬與荒。以
云崇儉斮費則猶拾遺之淺見。驪宮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財
力也
古稱鏡有百鍊銅。揚州江上鑄舟中。選時

練日用重午旃磨粉瀝窮精工乃得鏡成瑩秋水刺史封獻蓬萊宮百鍊鏡今實無揚州亦弗鑄江上刺史亦弗獻京都不知樂天當此日又將何以成詩乎百鍊鏡太宗三鑑誠卓然而吾有語更進旃以人為鑑明得失至於鑑人亦要焉人鑑知已猶覺易鑑人知彼勢甚難皮相其奚可心存方寸間茍其弗知賢與否何以量材授職政治宣吁嗟吾嘗蒿目乎神禹之名言

鏡。御

玉鑑也。

皇

青石出石坑。綽楔可為碑。於古初無是。秦漢始有斯。藉用傳名垂不朽。杜預因以高岸深谷致慮而立二碑於峴山殊高低。吁哉好為後世之名有如此。豈知今日陵谷未變而高岸立石已毀滅無遺。迺旁德政誰果甘棠詠。墳前神道無過誄墓辭。是以白氏有感乎此獨思傳真卿秀實之忠烈。庶不負地靈產石與夫石工費磨治。吾欲因此擴充之。忠烈出板蕩。萬

民早受危。不如紀名父杜母，備吏佳政績。俾萬民各安耕田鑿井，老老幼幼樂雍熙。天下無兵戈。何必效彼顏段，捐軀盡節為。青石激忠烈也 兩朱閣，相對為梵宇。其初誰所居。臨真宜都兩公主。公主粧樓作度經。駙馬書臺為雁堵。笙歌鼓吹無復聞，祇園鐘魚聚禪侶。兩朱閣，原為帝子家。李唐家法愛公主，賜予無算資奢華。奢華已不遜，漸至把持朝政恣淫邪。王維鬱輪袍，何事

弗為耶。終於寥寂樓僧伽。幾曾吹簫作仙去。徒令過客生咨嗟。兩朱閣湖始置。吞并平民屋舍為邸第。白家少傅是用刺。雖洪責巳斯難責人易。崖口亦有香山寺。兩朱閣刺佛寺漸多也。

西涼伎恭作胡人跳獅子。云是安西都護來獻此。大朐怒目咆哮視。當場奮迅舞弗巳。忽傳安西歸路絕。獅子向西啼不止。邊將常陳斯樂傲諸蕃。以為能制彼生死。西涼伎未陷涼州時。觀此誠可耳。

涼州既陷四十年。覩此應為不如耻。昔也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詎止失去西安萬里疆。乃至鳳翔為西鄙。何待老兵前致辭。早使諸蕃笑冷齒。西涼伎。自從王畯掩毘伽於奚落水。契丹失信兵不赴。拔悉密敗走北庭。從突厥遂張蓋有黙啜衆。侵尋掠涼州而有之矣。西涼伎。涼州之患實因封疆之臣喜功好事始。寄語孟浪開邊人。將欲度人先度已。

西涼伎。刺封疆之臣也。　　文

武開基成康守。其上世德更以久。厲宣幽平貪天禍。然自穆王耄荒政已醜。嗚呼得之難失之易。萬古君鑒亦知否。白家少傅因有八駿圖之歌。意實佳哉理尚聽吾剖。赤驥盗驪白義與渠黄。驊騮騄𩣡騄耳及山子。此八雖曰天馬駒。原祇四蹄非翼脛而走。況能御者惟一人。封之趙城曰造父。萬里覺言千里識。史書。然即千里一日而行亦烏有屬車暫御不能及。獨與造父諸

事豈能成徒手穆王之失在於志怠政而好佚
遊祭公謀父固已箴其咎八駿圖國朝家法與
古殊守之以文勤撫字濟之以武詰戎時邁弗
敢疎馬射亦有駿者八以示外藩猶非御以車
既至蹕事圖其後則以愛烏罕及拔達山屢貢
其名駒然益持盈保泰勤政之念日殷吾未敢
恣佚遊而玩奇物白家少傅知此乎八駿圖成寄物懲
佚遊也
澗底松宏景弗能聽索驅弗能種不宜

作榱桷。却可任梁棟。祇以山深地僻無人知。雖具大材而不為世用。有如良士居隱淪。縱懷致君澤民之志一時未得登要津。茅檐甕牖樂飢獨。所以淵明曾有五字哀其貧。欲為束帛與蒲輪。應慮充者以假而亂真。澗底松。他人弗知大匠宜知之。進賢求材人臣責。職無大小此意皆當思。拾遺薦至尚書任。試問良士屈下責在誰。

澗底松。念寒儁也

牡丹芳。世人甚愛牡丹自李唐。譜

傳其名蓋不可以屈指數。縱有繪事誰能貌其丰韻與艷香。上始嶎禁下朱邸。無論寺觀及村莊。閑落二十日之内。舉國遊人誠若狂。牡丹芳。元和天子憂農務。不賞牡丹惟是農務憂。一念之誠天降祥。瑞麥兩岐爲表揚。是以白傳因有牡丹芳之章。乃至願減牡丹色。以迴卿士愛花心。心其君心憂稼穡。我聞此語增歎息。白傳豈弗列乎卿士中。豈弗聞風行草偃君令而臣從。

弗愛牡丹惟憂農君心如是臣心猶弗格而移
世道人心日流日下斯可知（牡丹芳美天子憂農也）紅
線毯進貞元中宣州太守加絲製太原毯既
嫌粗蜀都錦毯仍嫌脆不如宣州開樣紅線為
披香廣殿用鋪地宮人羅襪繡鞵輕垂手折腰
陳舞隊吁嗟奪人之衣為地衣捨遺補過之人
應為刺我朝正衙太和殿染毳作毯供朝見近
知回部巧織斯養心地平驛致施引見大僚及

庶吏。前席奏對恒移時。是皆發價和雇命製造。而非歲貢勞民為。至於女伎歌舞則更無其事。如宣州太守者既不能獻諛。而香山居士亦將何以致刺譏。紅綫毯憂蠶桑之費也。

杜陵叟本杜陵居。種田被灾麥禾無。民隱弗達羣蠹蔽。未施賑恤翻行徵歛催官租。韋衆詔書命免稅。又以納畢不準抵為來歲正賦徒受被免之名虛。于嗟苛政有是夫。官吏若此則其為君者所司何事乎。

即如甘省報缺雨。不啻三令五申丁寧大吏察災區。蠲其租稅按災之輕重。仍依户丁給米俾口餬。設米不足以銀折給亦有例。慮銀不足預撥司農帑待諸。更令嚴察吏胥或乾沒。忍使窮黎展轉溝壑哀聲呼。推之各省例視此。於此弗盡心豈不懼

皇天立君養民之意孤。然如杜陵叟者那保必無有。用是朝乾夕惕以誠感衆以明恒勵吾。杜陵叟。傷農

夫之用也

唐代繚綾製精美。遠過羅綃及紈綺。鋪烟簇雪月明前。如挂天台瀑布水。織者越溪寒女工。著者漢宮歌舞女。舞罷汗汚棄如遺。那惜千金費於此。白家樂府徒念女工勞。欲令舞人知惜耳。繄余實懼風氣日趨華。更思亦有不得不然之勢已。大都開剏必儉樸。承平日久定奢靡。曾記賈生治安策中言。天子之后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唐之去漢已如斯。今之去唐又

如彼。日甚一日將安窮。其間仍歸儉樸亦不知
凡幾人。心世道與文風。日流日下皆如是。一治
一亂如轉旋。消息盈虛實定理。所以保泰持盈
應切承平無事時。綿綫猶其小者矣。返樸還淳
豈不願。言易行難君師之任。將誰諉。將誰諉。惟
有業業兢兢懷敬懷懃欲以責人先責己。綿綫念。

苦工之市也 賣炭翁。賣炭得錢養妻子。忽遇貞元
關宮市。官吏弗主主官寺。抑買以賤勒賣貴。白

望數百爲驅使一車炭價一丈綾較賤丈夫罔利猶堪鄙孰謂天子而爲此建封入朝對便殿亟言其弊德宗之意亦稍變旣聞度支乃希宦者意謂仰給者遊手將及萬自是諫者皆不聽白傅用是刺政亂其時罪魁實蘇弁賣炭翁苦宮市也

母別子欲去迴看哭不止子別母牵留弗住心更苦驃騎將軍果伊誰憐新棄舊事甚奇使其無子犯七出去之得言尚曰宜不惟其一乃

有二。忍心背理實非人所爲，其子將來設長大，凱風之怨非母過，作詩貴在倫常中。似茲驃騎誠深究。策勳賜金酬汝功。豈資汝爲不義不慈之事逞妬風。白傅刺之信有理。然如此者想鮮耳。母別子刺新間舊也

以上第三冊。

陰山道 癸未

戊子凡兩作。畏虜啓貪較昔非。柔遠濟用出令度。纔非勒民供。馬實資軍畧。大端二首詠之詳。茲不重僅而複言。約言馬政實亦國政關李唐

養馬稱最盛。四十萬匹。曾見杜甫篇。當時已愁馬多地狹容不足。其稱七十萬。實乃張大其數焉。彼四十萬想即市取回鶻者。奈當草盡泉枯馬病羸而不勝鞍。何如我朝上都諸部蒙古牧場寬。育馬二十萬有奇。生駒增年年。嘗馬驛馬乃分餧。按月各給以馬乾。其數亦二十萬有奇。不動聲色得實用。並無扞格不通行之難。因讀古詩紀今實事耳。試問何以為刺白家之樂天

除山道。會虜也。

庚

城中好高髻。鄉間一尺長。元和亦有時世裝。因之流行徧四方。不為怡容為戚態。望而可知非兆祥。所以少傅作詩儆戒變。雖然當時戎變久矣。詎因髻椎面赭之改荒。作善降祥不善必致殃。應在君臣勤政持紀綱。區區婦人一時習俗所好尚。安能貽禍於家邦。尚憶辛未南巡吳郡縣。婦女裝飾原似尋常之所見。及至丁丑復省方。吳女人人眉際爲綫作爪鮮。

馬上一過覺可憎。然而禮不下庶人。亦弗訶禁令改換。父將自厭必更易。似此亦何繫世道人心而為災祥之左券。五十篇可取者多。是篇吾謂近俗諺。時世裝儆戒也。　李夫人。夫人病篤弗肯迴眸一見君。君之愛者以顏色。若見病容應不惜。以此結君之恩死後猶相思。故有招魂之事因歌是耶非耶其來遲。婦人深計有如此。以計結君恩者。謂應不止此而已。其被衆計結恩者

可不慄然而懼乎。如武帝者誠所謂癡矣。香山居士知不知。既云尤物惑人無銷期。小蠻樊素又何為。右李夫人嬖惑也

鑑

陵園妾。漢家與政延及唐。茂陵訛傳多詭蹟。從来不學無術嗤霍光。阿瞞西陵更可鄙。空教賣履還分香。栢城松門秋風動。空留此輩誰供奉。生者戚戚常怨悲。死者寞寞不得知。以奉不知令悲怨。嗟爾唐家為此畀何為。陵園妾。憐幽閉。以身先之謂令歌姬怨

曠或應無。孰知仍復有其事。西江饒瀨二郡閭富家相率多錮婢。自幼養成指使慣。遂致搢留弗婚配。臬司陳奏其言當。因更申明舊成例。誠以民情有如水。澄清清濁亦難盡以官法治。一曰樂天託幽閑喻被譏遭譴。然而新井之事有慚德焉。寧能解之以文筆。（陵園妾憐幽閉也）鹽商婦。豐衣足食一何幸。不屬州縣官。惟屬度支領。自唐以來已如斯。國賦所在難從省。鹽商婦。

鹽利入官者少入私多。鹽鐵尚書自護庇守令不能如之何。所以居易為詩刺其甚。比之桑宏羊實不為過。鹽商婦。今日雖不殊昔時。庇商剥民其事誠無之。巡鹽御史。鹺政司。鹽價核定會皆撫。毋令鹽商私價增毫釐。微利商亦獲。日用民亦資。設曰地利應從民自取。奪攘矯虔之害將日滋。有一利亦必有一弊。鹽商之制豈可輕言而用於今時。鹽商婦一絕幸人也

杏為梁。古有此

語殊荒唐。讀書明理在格物。理之所無未可徒傳耳食。忽焉而不於物詳。杏之為木孰弗見。其粗不能數圍更無幾丈長。即偶有一亦鮮三四遇。質復脆弱奚供五架之棟梁。王維載為或乃蝸居茅舍耳。詎稱桂為柱與碧砌紅軒之華堂。即桂亦以其花芳。為桂遠遜松楠之堅剛。文人比喻之辭無不可。予則事惟務實於物必求其理之明彰。或者彫刻為文山節藻梲之類耳。即

如盧家玳瑁曾棲海燕雙杏為梁履道里之西
北隅雖非杏為梁而桂為柱亦有十畝之宅五
畝之園屋室琴書酌酒聽歌以為娛能保與否
雖曰異為時久暫終莫殊憶我巡豫曾經履道
里欲尋白家遺蹟久矣其名無杏為梁本意在
刺居處僣開府將軍居弗久冷眼觀同逆旅店
魏家雖云以儉存待賜官錢贖取則已失之之
明驗漢水亦應西北流青蓮語信超羣足為千

秋之炯鑒。杏為梁。居廈僭也。刺

井底引銀瓶詆之六

韋別開生面無逎形。始而共語繼而約。遂至相奔圖共樂。為計非不狡。以御彼蚩蚩。然終於見棄。朱注以喻君子立身誠可思。井底引銀瓶樂天形容浪子淫婦之態實無遺。以此艷體恐汙筆硯我誠不能為。井底引銀瓶。止淫奔也。

唐家故事拜宰相京兆運沙填路上。自有私第至東街名曰沙堤示旌尚元齡。如晦或其可。林甫國忠真恥

喪居易諷之詠官牛。期以濟人治國言允當。朱

明以来宰相無。云大學士易稱呼。雖易稱名職

實在。任崇責重應思罷勉賛廟謨。雖然吾更有

後語。用執政者實人主。但使垂衣拱手聽人變

理陰陽已乃無所為。將恐得少失多有孫

天命作君而為民父母。（官牛執政也。諷）筆。尖如錐

利如刀。宣城筆匠選其毫。植管勒名價甚高。居

易欲以付之起居郎御史。曹一以記君之言動。

一以彌臣之奸謟。坐使廟堂之上。君明臣良以

成上下之泰交。左右臺。東西府。名易今。職猶古。

宣城此日雖無貢。何處無筆。皆可用。莫使居易

之言中。紫毫筆。譏失職也。　隋隄柳。煬帝亡國實自取。

亡國之政無不為。窮奢拒諫無黷武。但以留守

而代之。開叛實異漢高祖。自古一興必一亡。意

謂白傳不宜存此章。設曰周鑒在殷殷鑒夏。台

誥之篇則已言之詳。隋隄柳。憫亡國也。　草茫茫。鄙秦

皇而嘉漢文秦皇固可戒漢文不能無譏云蘄

絜之言誰所始拾遺應未博覽漢家史始皇無

道文有道安弗安應殊在是然而有其成者必

有毀無過久暫之分而已耳古人非不見及此

令之三代青綠何多矣草茫茫儘摩冀也　香山居士

習禪味空色色空應一致如何再三於色中真

色假色辨不置真色謂之褒妲偽假色謂之狐

妖類該云取譬猶或可竟謂化人實怪事艷色

固宜戒怪語亦應忌變惑淫奔已見前似此重優出何意。古冢狐戒艷色也。黑潭龍有似鄴邑之河伯水旱豐歉實不能為人間之禍福率託於巫虛受愚民之血食貪吏有似河伯與潭龍巫覡即如里胥及吏役長慶集乃重摹滑稽傳安得西門豹為令一掃其穢迹。黑潭龍疾貪吏也。天可度。堯舜羲和璿璣示其端地可量。豎亥盧敖亦畧涉其邊。曰惟人心不可防。然而人心亦不出乎

誠偽間。眸子不能掩其惡。人焉廋哉。孟子言。誠則明而偽則暗。明乃公而偽乃奸。但愁己之誠不至因明有蔽。奚慮他之偽日滋為奸以干。天可度。惡詐人也。秦吉了。蓋如鸚鵡能言而不離飛鳥。雖效人言初不知人意。豈有並通百鳥語之道。香山謂其弗達雞燕之苦於鳳凰。蓋有激於哀究民而為朝官者弗達之於其君君莫曉。雖然余有後言。香山非朝官乎。豈可自解以非言職

而視如魏拾遺補過之謂何余固不能無疑於此老詩人託興比喻無不可以理論之鳥獸通人語及訴僮僕善惡之事皆屬怪誕不經鄰輕佻向爲雜說辯以詳茲不複云文可考秦吉了哀冤民也

風胡歐冶法不傳張氏鷄九出唐年豈鑒茨山鐵英取何乃成劍有如太阿與龍淵侯天伺地誰則見斷蛟剸犀乃信然白家火傳因有樂府篇其云上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意獨

重於決壅蔽而令無私之光及物焉。莊生所說
天子之劍彿祇此。其包者廣慮者全。少傳特舉
一端以為詠。繹思是義亦足資為政。而吾以為
更有要乎茲。慎勿倒持茲以授人柄。鵶九劍。思決壅也。
采詩官。三代以上曰有三代以下無。言者無
罪聞者誡。下流上通誠善模。居易欲復此職導
言路。以監前王亂亡由。雖然今古彿同矣。聽我
一言折中乎。古人心純厚而語直樸。今人心巧

偽而語華腴。直樸之語采而知得失。華腴之語采而增罔誣。笑可刀而烏可白。姸幻媸而陵幻谷。如是為言采之何以聽。將見朝政紛更旦日殊。而況無稽之言可勿聽。昔已見之大禹謨。至於廟堂之上頌言日聞不聞箴厥訿。臣蔽君而君不得知其否。斯可畏哉可監哉。予則以為非臣之咎皆君咎。采詩官。監前王亂亡之由也。幾暇仿為此體。日得二三篇。未逾月而畢。既成。分為四冊書

之經句亦竟因識歲月於冊尾丁酉新正中澣

御筆以上第四冊每幅分鈐寶體仁脩辭立誠

清心抒妙理研露漱芳潤觀書為樂保泰章志

尊仁含英咀華乾隆遊六藝圖

鑒藏寶璽古希天子八徵耄念之寶石渠寶笈所

藏

（本幅）蠟牋本。縱一尺一寸五分。橫二尺七寸五分。行書。

書夏僎尚書詳解費揩篇論淮夷徐戎事。嘗謂解經者。不可以己意穿鑿見長。欲出人一頭地。而反晦經義之本旨也。如夏僎之尚書詳解。其研精搜羅。酌古準今。用意不為不勤。而瑕瑜

各半。政以欲為新奇中之。其他姑弗具論。如鮮費誓之淮夷徐戎。不失之穿鑿哉。蓋孔安國之傳。固已有淮夷徐戎。錯居九州。秦始皇逐出之之語。然引而未發。僕則謂徐州淮浦。中夏之地。安得有戎夷。似先王于此事有不及。始皇能除害。更泛論波及。先王雖不能逐戎夷。而能用周公。始皇雖能逐戎夷。而不知逐趙高李斯。雖寓鑒誡之意耶。然於費誓經義。有何關涉哉。蓋古

時之中國幅員小。後世之中國幅員大。其非中國幅員以內之地。則率以戎夷目之。如禹貢之萊夷作牧。孟子之舜東夷文王西夷之類。不一而足。豈其時東萊諸馮岐周。亦有戎夷雜處乎。宣王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或者其地近北狄。闌入居之耳。若夫淮浦徐州。去邊外遠甚。戎夷何所利。而捨其故土來居之乎。可知淮夷徐戎。即其地之土著。爾時或有跳梁梗化者。未爲中國

幅員以內之地故以戎夷目之耳即如春秋抑吳越與楚謂之蠻夷猾夏不但不可以例今之江浙湖廣即漢唐以來已無此論矣孔傳固已失之而夏僎以訛傳訛更枝其辭以為始皇能除害先王有不及而申其不憂中國有戎夷第憂朝廷無忠臣之說不已甚乎支離其辭而盩座其義乎

丁酉孟冬月中澣御筆鈐寶二乾隆

引首

御筆。闌經闢謬。鈐寶一。乾隆御筆。

鑑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